

庫文有萬

種千一集一第

編主五雲王

爭戰俄日

著勉思呂

行發館書印務商

爭 戰 俄 日

著 劍思 吕  
校 農經 朱

編主五雲王  
庫文有萬  
種千一集一第  
爭戰俄日  
著勉思呂

路上寶海上  
館書印務商  
者刷印兼行發  
埠各及海上  
館書印務商  
所行發  
版初月十年八十國民華中  
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

---

The Complete Library  
Edited by  
Y. W. WONG  

---

THE RUSSO-JAPANESE WAR  
By  
LU SZU MIEN  
THE COMMERCIAL PRESS, LTD.  
Shanghai, China  
1929  
All Rights Reserved

萬有文庫

種千一集一第一

編纂者  
王雲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# 日俄戰爭目錄

第一章 東北形勢總論	一
第二章 日俄開戰之原因	九
第三章 日俄戰前之交涉	二三
第四章 日俄兩國戰前之形勢	四四
第五章 日俄戰事上	五六
第六章 日俄戰事下	六七
第七章 日俄和議	七九
第八章 日俄戰事與中國之關係	九二
第九章 日俄戰役之結果及戰後情勢之變遷	一〇九
第十章 結論	一二二

# 日俄戰爭

## 第一章 東北形勢總論

甚矣哉，近世西力東漸之局之可畏也。雖以亞洲東北，素與世界風雲隔絕之地，而亦遂無一片乾淨土也。

所謂亞洲東北之地者何也？曰：我國之關東三省及割界俄國之阿穆爾、東海濱兩省及朝日本是也。此一區域也：其在大陸，則西以內興安嶺與蒙古爲界，西北以雅布諾威、斯塔諾威與西伯利亞爲界，與沙磧不毛及窮朔苦寒之地，截然畫分；然其地氣候亦頗偏於寒；又山嶺崎嶇交通不便；其附近文明繁盛之鄉，厥惟中國內地；而自此區入中國內地，惟山海關一

道，自昔通行；其自黑吉經蒙古東部入內地之道，雖平坦，然爲游牧種人所荐居，由之者不多也。（魏書勿吉傳：使者乙力支，溯難河而上，至太瀾河南出陸行度洛孤水，從契丹西界達和龍，即此道也。難河今松花江，洮兒河間之嫩江，太瀾河即洮兒河，洛孤水今老哈河，和龍今朝陽也。）職是故，此區之人，遂不獲多與我國之文化相接觸；而我國對此區域，亦有鞭長莫及之勢焉。此區域之近海者，有三大半島及五大島，然堪察加及庫頁，北土，亦偏於北。朝鮮、日本，雖因海道之往來，與我接觸較易，然在遠洋交通未發達之世，航行大海，究與航行河川及沿岸不同，故其與我之關係雖較多，究亦不能十分親密也。

明思宗崇禎十六年（西一六四三年），俄人始踰外興安嶺而南，自黑龍江入海，旋築雅克薩（順治七，西一六五〇年），及尼布楚（順治十，西一六五三年），屢侵滿洲。清聖祖既定三藩，舉兵征之。是時俄人在東方之勢力，尙極微薄，乃介荷蘭與我議和，聖祖許之。於是康熙二十八年（西一六八九年），尼布楚之約，舉外興安嶺以南之地，悉歸之我。（俄人之據雅克薩也，復於其河口築阿勒巴金城，遂順流東進，過松花江口，至烏蘇里江口，建哈巴羅。

甫喀烏蘇里江口之部落，有乞援於寧古塔者。寧古塔都統以兵至黑龍江岸，侵俄塞，爲俄將喀巴羅所敗。喀巴羅恐清兵再至，乃棄哈巴羅甫喀，而築布拉郭威什臣斯克，使斯特巴諾守之。順治十五年，即西曆一六五八年，寧古塔都統沙爾瑚達與戰於松花江呼爾哈河之間，斯特巴諾敗死，殘衆走尼布楚及雅庫次克。波蘭人智爾尼哥斯克者，以罪竄西伯利亞。康熙四年，即西曆一六六五年，募兵復占阿勒巴金。二十四年，即西曆一六八五年，聖祖乃命都統彭春，以水軍五千，陸軍一萬攻克之，毀其城。俄將圖爾伯青復據其地。明年，愛輝將軍薩布素，以兵八千圍之。垂克，而俄帝大彼得介荷蘭與中國議和，請先釋雅克薩之圍，聖祖許之。兵乃解，此清俄戰事之大略也。然俄人侵略之心，未嘗以此而遂已也。迨尼古拉一世立，多放犯罪貴族於西伯利亞，而恢復黑龍江之議遂盛。（尼古拉一世立於道光五年，即西曆一八二五年。尼布楚條約之成，俄人以爲出於迫脅。因我國是時，盛陳兵衛，以爲使臣之援助也。）道光二十七年（西一八四七年），尼古拉一世以木喇福岳福爲東部西伯利亞總督。木喇福岳福，以爲開發西伯利必藉黑龍江。命一中將航行，始知庫貢之爲島。俄人前此誤以庫貢爲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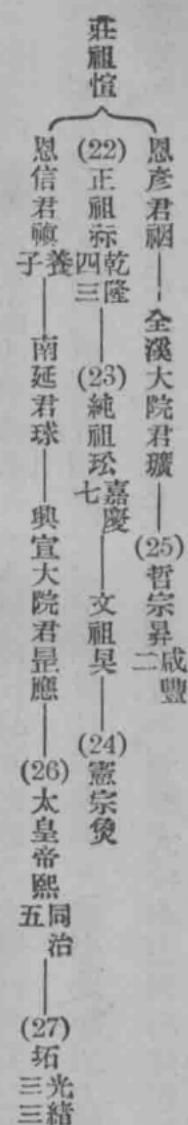
島，則欲入黑龍江，必航鄂霍次克海；而鄂霍次克海，冰期甚長，頗覺不便。至是則有韃靼海峽可航，黑龍江之價直大增。侵略之心益亟。始築尼科來伊佛斯克，占德喀斯勒灣，遂南下據庫頁島。咸豐四年（西一八五四年），英、法助土與俄開戰。木喇福岳福藉口防英、法，多自黑龍江運兵械。中國不能阻。明年，尼古拉一世卒，亞歷山大二世立。畀木喇福岳福以與我畫界全權。會我廣東人民與英齟齬，燒英、法商館。英兵陷廣州。旋與法俱遣使北上。俄、美二國亦遣使與偕。至上海，致書中國政府，求改訂商約。中政府以英、法、美事委兩廣總督，以俄事委黑龍江將軍木喇福岳福乘機，屬俄使布恬廷停止交涉。而自與黑龍江將軍奕山相會。乘我內憂外患之交迫，以開戰相恐嚇。遂於咸豐八年（西一八五八年）定條約於愛琿，割黑龍江以北，而以烏蘇里江以東爲兩國共管之地。十年（西一八六〇年），復以英、法聯軍入京之故，俄使伊格那提業福周旋於恭親王及英、法二使之間。事平，自以爲功。復定約於北京，盡割烏蘇里江以東。而俄人自明以來，侵略黑龍江之志遂矣。

黑龍江以北廣大之土地割矣。海參威建爲軍港矣。是俄人之東略，不徒奄有西伯利亞廣

大之平原，且可控制鄂霍次克海及日本海，以南下太平洋也。亞洲之東北，其將遂爲白人之世界乎？未也。西力之東漸，本海厚而陸薄，新機之啓發，亦島國易而大陸難。故俄定北京條約，未及十年，而日本明治天皇立（同治七，西一八六八年），維新之治成焉。維新之治既成，則必求擴充其勢力於外。日本而求擴充勢力於外，則朝鮮其首衝，而東三省其次衝也。於是日本與朝鮮之交涉起，寢至釀成中日之戰，而日俄之交涉起焉。

西人之至朝鮮，亦在明末。朝鮮人惡其教，而頗喜其學。（湯若望爲中國所定曆法，朝鮮亦行之。）哲宗時，見英法軍陷我京城，俄人割我黑龍江以北之地，乃大懼，而閉關之志始堅。日本自豐臣秀吉之亡，久與朝鮮通好。朝鮮既主閉關，見日本與西人往來，畏而惡之，遂絕。明治既維新，使對馬守宗重正往修好。（日本將軍執政時，與朝鮮交涉，本委對馬守宗氏。）朝鮮以其國書自稱皇帝，拒之。自是屢遣使往，皆不得志。（時朝鮮大院君，以日本與西人交通，目爲禽獸，定法與日人交接者死。日本西鄉隆盛等，因唱征韓之論。卒以國力未充，不果。而隆盛一派由此怨望，遂釀成西南之亂。）而俄艦又至元山津求通商。是時執朝鮮國政者，則李太

皇之父大院君是應也。素主排外，而力不能拒。或謂「俄近法遠，不如聯法以拒俄。」大院君避之。使至中國，招向所逐法教士還。已復中變，殺之。朝鮮自純祖以降三世，政權皆操於外戚。金氏之手。及哲宗崩，憲宗之母趙氏，乃定策立李太皇，而使大院君協贊大政。（朝鮮第二十



二代主曰正祖。正祖殂，子純祖立。年幼，太后金氏臨朝。純祖長而多疾。末年，子吳攝國政。純祖殂，吳前卒。吳子憲宗立。金后仍臨朝。憲宗無子，金后定策立哲宗。哲宗亦無子。吳妃趙氏欲立李太皇。朝鮮稱國王之父曰大院君。金氏謂朝鮮有國以來，大院君無生存者。今是應猶在，不可。吳妃不聽，卒立之。而畀是應以協贊大政之名。蓋以奪金氏權也。）大院君性剛愎，既執朝權，專恣自用。趙氏又惡之。李太王性愚懦，而其妃閔氏通書史，明治理，亦欲攬政權。其兄升鑄等，亦相與擠大院君。大院君孤立，乃以同治十二年（西一八七三年），辭職。於是閔妃代執

政權稍變閉關之策。李鴻章者，以聯甲制乙爲外交長策者也。知閉關之終不可久，亦詔書朝鮮太師李裕元，勸其與各國結約，俾互相牽制。於是光緒元年（西一八七五年），日本軍艦過江華島，守兵砲擊之。日人使問罪，朝鮮乃與日本立約通好。美德英俄意法奧繼之，而朝鮮與世界相見之局成矣。初大院君之殺法教士也，法人以詰我。我以「向不干預朝鮮內政」答之。後美商航大同江船人爲朝鮮所殺，美人亦以詰我。我答之如答法。日本聞之，乃以同治十一年（西一八七二年）使副島種臣來聘。且問「貴國總署告美使之言確乎？」我應之曰：「然。」及是與朝鮮訂約，遂申明「朝鮮爲獨立自主之邦，與日本往來，禮皆平等。」始不以朝鮮爲我藩屬矣。朝鮮既與各國立約，新進之士，頗有欲效日本變法自強者。乃聘日人以練兵。光緒九年（西一八八二年）被裁之兵作亂，奉大院君爲主，襲日本使館，殺所聘中將，峒本禮造。閔妃走忠州，密使求救於我。李鴻章使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，廣東水師提督吳長慶，代平其亂。長慶遂留鎮朝鮮。又派袁世凱總理朝鮮通商，交涉事宜。於是閔妃及在朝諸臣頗倚我。新進之士惡之。遂有所謂獨立黨者，欲倚日本。十年（西一八八三年）獨立黨作亂。

日本公使竹添進一郎，稱奉朝鮮王命，以兵入衛王宮。閔妃走吳長慶軍，王從之，長慶平其亂。  
日公使焚使館走仁川，謂我兵砲擊其使館。明年，使伊藤博文來，與李鴻章定約天津。約「兩國皆撤兵。嗣後如欲派兵，必彼此相照會。」中日在朝鮮，始立於平等地位矣。迨二十年（西一〇九四年），朝鮮有東學黨之亂，乞援於我。我國派兵往援，未至，亂已平。日本亦派兵往，我要日俱撤兵。日人不可，而要我共改革朝鮮內政，我國亦不許，遂至開戰。我師敗績，償款二萬萬，割遼東、臺灣、澎湖以和。俄人合德法二國，起而干涉。而日俄之衝突於是始。

## 第二章 日俄開戰之原因

俄羅斯，以侵略爲國是者也。當彼得大帝時，卽築聖彼得堡於波羅的海之濱。遺言又欲以君士但丁爲都，以出黑海及地中海。扼於英法，志不得逞。乃略中亞細亞，欲自印度出海，又爲英人所拒。而其東方侵略，則漸告成功。光緒十七年（西一八九一年）俄皇亞歷山大決築西伯利亞鐵路，命其太子尼古拉二世，行興工之禮於海參崴。明年，西方亦同時興工。而東亞之風雲變色矣。而日本於是時，亦力圖擴張向外。兩國之勢力，遂相遇於滿洲及朝鮮。

抑日俄之交涉，不自滿洲、朝鮮始也。前此因庫頁及千島，固已爭執累年矣。（當西曆七世紀末八世紀初，即我國乾隆末年，嘉慶初年，俄人即已進至千島，迨黑龍江以北之地割，而俄人之至庫頁者亦日多。與僑居其地之日人，時有衝突，日人屢請畫界，俄迄不應。迨光緒元年，即西曆一八七五年，乃定議：以千島歸日，庫頁歸俄。）然是時，日本國力未盛，未能與俄爭；而庫頁千島，究爲荒寒之島嶼，其關係尚不甚大也。至滿洲、朝鮮，則異是。夫日本旣欲擴張其勢，

力於國外，則宇內之情勢，已不容閉關獨立可知。閉關獨立之世，可恃四面皆海以自固，瀛海大通之日，則不然矣。設使有國，雄據滿洲、朝鮮，以肆其侵略，其勢殆終非日本所能禦。而日本人口，歲有增殖；本國土地有限，而海外之地，可容其移植者，滿洲、朝鮮而外，亦更無他處。此日人所以視滿洲、朝鮮之所屬，爲其國之存亡問題也。至於俄國，既一舉而割中國萬里之地，似亦可以少安。然俄人之所汲汲者，欲出海也。海參崴固爲良港，然自此入太平洋，韃靼宗谷津，輕對馬四海峽，必經其一。韃靼水道狹而且淺，僅容吃水十二英尺之汽船。宗谷夏多霧，冬多風雪，津輕全在日手。對馬亦爲日所扼。且海參崴冰期長，水又淺，前無屏蔽，易爲敵所襲。實非十分良港。故俄人欲逞志於太平洋，不能以得海參崴及東海濱省爲已足。然則滿洲、朝鮮，決非其所能忘懷；而日人乃一戰而并攘之，此俄人之所以痛心疾首，而不能已於干涉者也。

李鴻章者，以聯甲制乙爲外交長策者也。當中日交涉起時，已與俄使喀希尼有所商洽。於是駐日俄使，往訪日本外務大臣，陸奧宗光問「中國撤兵，日本亦撤兵否？」日人答以「中國允許日本要求；或日本獨任改革朝鮮內政，中國不妨害；則中國撤兵，日本亦撤兵。」俄使遂致

書曰外務省稱「朝鮮通告各國公使，稱內亂已平，要求各國援助，促中日兩國撤兵。俄國特向日本勸告。如中國撤兵而日本不撤，則日本當獨負其責」云。日本答以「非不撤兵，但時機未至。」又申明「決無侵占朝鮮土地之意，亂事平靜兵即撤。」俄使覆牒言「日本申明不占朝鮮土地，亂定即撤兵，俄國甚滿足。」旋又照會日本謂「日本對朝鮮要求，苟違反朝鮮與列國所訂條約，俄國決不承認。」俄人於是時，蓋已有躍躍欲試之勢矣。然日本政策已定，不爲動。

迨中日已開戰，俄人無復置喙之地，乃暫沈默以待時。及光緒二十二年，馬關條約之定，（三月二十日，西一八九六年四月十四日。）李鴻章先將條款電告各國公使。俄人乃於三月十五日，（西四月九日。）開海陸軍大會，問「俄能防日陷北京否？」僉言「陸軍不能制日。若合俄法在東洋之艦隊，則足以制日於海上而有餘。」法者，俄之同盟也。而德人於是時，亦欲伸長其勢力於東方，且藉此與俄聯絡。遂有三國聯名，勸日本還遼之舉。

三國以三月三十日，（西四月二十四日。）由駐日使臣訪日本外務省言「遼東半島割，

則中國之國都危，朝鮮獨立，亦有名無實。實於遠東平和有礙。三國以友誼勸告日本勿割遼東」云云。日本聞之，大震。時日本陸軍精銳，盡在遼東。海軍主力，萃於臺灣。微論擊敵，即防守沿海，亦虞不足。而俄人於其間，下令太平洋艦隊，各歸本港。又調陸軍聚集海參崴。時日皇在廣島。首相伊藤博文等，乃就行在開會議。籌商或許或拒，或付列國會議。衆意取第三策。外相陸奧宗光，方養疴舞子，伊藤夜走告之。陸奧大反對，謂「交列國會議，俄法德外，他國能到與否不可知。即能到矣，而列國各顧其私，所議者必不能以遼東問題爲限。夜長夢多，全約將悉生變動矣。」於是日政府電其駐英美俄公使，以「中日和議，本由美介紹，望美始終其事，勸俄不必干涉」。「求英援助，願給報酬。」而以「俄日國交，素稱輯睦，求俄再行考慮。」英法皆不許相助。俄且亟備兵。日人乃於四月七日（西五月一日）電駐俄公使，照會俄國政府：「願棄遼東半島，而求割一金州。」俄人不許。日本不得已，以十三日（西五月七日）電駐三國使臣逕許之。日本是時，以處心積慮之大，欲勞師費財而得之，無端爲人劫去，且備受脅迫，大失國家之體面。其深怒積怨於俄，宜也。